



# 山海清明 皓月同辉

——宁象战役地纪行

□山石

6月初，梅雨未至，空气里浮着山海间特有的黏稠潮意。友人老陈，一位熟稔浙东地方史的老者，邀我同行。他说：“去看看77年前那个7月的收梢。那是1949年7月3日到9日的事，浙江大陆解放的最后一仗——宁象战役。我们从宁波出发，先至象山，再返宁海，逆着当年胜利进军的路线，走一程。”



一 车过象山港大桥，天地骤然开阔。海是沉沉的灰绿，绸缎般铺向天际，几座岛屿如墨点，稀疏地点在水墨的留白处。我们的目的地，是位于丹西街道东澄河路西侧、象山南麓的象山革命烈士纪念馆。石阶在浓荫下静卧，蝉声如密雨，将远处市声滤得只剩背景。馆内清凉肃穆，我的目光被厅中一幅放大的旧照片牢牢攫住：晨雾浓得化不开，笼罩着茅洋乡蛎港埠的滩涂，几艘木帆船的影子在浅水里搁浅，如同历史定格下的标点。图注极简，却力透纸背：“1949年7月9日，蛎港埠追击战。象山全境解放。”

老陈在一幅复制的《浙东前线电讯》前停下，戴上老花镜，手指轻点：“看，7月10日，新华社电讯：宁象地区残敌经七日战斗，已告肃清。此役，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所部，在二十一军六十一师主攻、二十二军协同下，自宁海东进，于7月5日克宁海，8日占丹城，9日拂晓在蛎港埠完成合围。歼俘敌军两千余人。至此，浙江大陆全境解放。”他顿了顿，望向窗外明净的天，“‘大陆全境’四个字，是血火里淬出来的。”转入英名碑廊，又是另一番静默的庄严。汉白玉碑体沁着凉意，那些密集的名字——有的还带着“班长”“战士”的称谓，更多则只有籍贯与姓名——来自山东、江苏、安徽、福建……天南地北，却永远停在了1949年的夏天，停在了这东海之滨。穿堂风过，无声地拂过那些冰冷的石刻，仿佛在念诵一卷无字的经文。

二 午后折返西行，车子在翠岭与碧湾间盘旋。老陈望着窗外起伏的茶山与隐约的海塘，缓缓道：“当年的路，可没这般平坦。7月的浙东，闷热如蒸，战士们背负几十斤装备，要在泥泞山道上强行军，还要应付零星残敌的冷枪。每一步，都是意志与时间的角力。”我们拐进一条更安静的乡道，去往长街镇向阳村后阳自然村。象宁人民抗暴游击队史迹陈列馆便静立于此，它原是游击队的指挥部旧址，一座典型的浙东三合院。推开厚重的木门，那“吱呀”一声，在午后村落的静谧里，显得格外悠长。天井里阳光正好，一方天空蓝得透彻。院角一口老井，井沿被井绳磨出的凹痕，深如岁月的年轮。一位年轻的义务讲解员迎上来，声音温和清晰。他领我们看那些陈列在玻璃柜中的旧物：锈迹斑斑的土枪、手榴弹模型、泛黄破损的笔记本、手绘的路线草图。他指着一面展板上的照片，那上面是些面容模糊却眼神清亮的年轻人：“1948年2月，就是在这里，象宁人民抗暴游击队成立。他们大多是本地子弟，在主力大军到来之前，于四明山与三门湾之间发动群众，抗丁抗粮，袭扰敌人，为后来的全面解放，夯实了民心根基，摸清了当地地形。”

走到天井中央，讲解员的声音微微低缓，像在诉说一个古老的村史：“听村里辈分最老的老人讲，队伍接到命令，开拔去配合主力打最后一仗时，有个年轻号兵，就在这院里吹响了集合号。天还墨墨黑，号音清亮得很，半个村子都听得见……”他顿了顿片刻，目光掠过屋檐，投向远方，“后来，号再没响过。那一声，好像就散在1949年7月初的晨雾里了。”没有具体的姓名，但这声消散在历史黎明前的号音，却比任何具体的名字更让人心头一颤。它成了一个象征，象征着所有未及留下姓名便已融进山河的青春。最令我驻足的，是那面陈列在正中、被小心保护起来的布旗。红布早已褪成陈年的朱砂色，边缘也已磨损，但那上面手绣的五角星与字样，针脚却依然清晰、缜密、有力。可以想见，在某个紧张的夜晚，在油灯如豆的光晕下，是怎样一双或几双粗糙而灵巧的手，怀着怎样虔诚而炽热的心念，一针一线，将信念绣进这方粗布，也绣进了对崭新明天的全部想象。

三 离开后阳村，日头已西斜。我们特意绕道岳井洋畔。车窗外的景象，与历史记述中的仓皇溃退已是天壤之别。一方方规整的养殖塘在夕阳下泛着粼粼金波，远处海面上，归航的渔船拖出悠长平静的水迹。现代化海塘堤坝坚固，公路平整，远处风力发电机的叶片缓缓旋转，切割着傍晚的霞光。“史载，残敌最后确是从此类滩涂登船遁海。”老陈轻声道，目光悠远，“而如今你看，同样的海，同样的滩，养育着的是生蠔、蛏子、对虾，是渔民安稳的收成，是孩子奔跑的笑声。”此刻，晚霞将海天染成浑然一体的金红橙紫。几个孩童在塘堤上追逐，风筝在初夏的风里稳稳升高。岸边公路上，车灯汇成流动的光河。更远处，新建的民居次第亮起温暖的灯火，与天际初现的星子遥相呼应。这安宁，这繁盛，这触手可及的日常，忽然拥有了千钧的重量。它让我们在返程的飞驰列车中，陷入长久的静默。车窗如快速翻动的画册，掠过城镇璀璨的灯火、村落柔和的窗光、田野上绵延的、守护丰收的灭虫灯带……这每一片光，都是一个被稳稳托住的生活，一个不必在枪声中惊醒的梦。

老陈靠着椅背，似乎睡了。我轻轻拿起他膝上那本翻旧的《象山县志》，里面夹着一页他手写的笔记，字迹工整：“1949.7.3-7.9，宁象战役。二十一军六十一师为主力，自宁海东进，经尖岭、泗洲头、墙头诸战斗，于茅洋蛎港埠完成最后一击。歼俘敌两千余。浙江大陆战事，至此而终。”“至此而终。”我默念着这四个字，望向窗外。此刻，这片被77年前那个夏天的血与火、号音与呐喊所洗礼的土地上，母亲正在哼唱摇篮曲，老师正在准备明天的课件，渔船正在检修轮机，夜市刚刚飘起炊烟……每一盏亮着的灯下，都有一个生生不息的故事正在绵延。而这一切“此刻”的源头，都可以追溯至那个“而终”。始于山与海之间，那些年轻生命的绝然付出与无悔停留。

四 列车穿行在渐深的夜色里。窗玻璃上，忽然清晰地映出了天上的月亮。近乎圆满，清清冷冷，又温温柔柔地悬着，用它亘古不变的光华，静静地照着起伏的山峦，照着沉睡的海湾，照着铁轨旁一闪而过的、灯火温暖的村落，也照着这列满载着宁静归客的列车。山海早已清明，人间正披覆着这祥和的月华。这月华，与地上这无边无际的、温暖的灯火，交相辉映，浑然一体。它们共同诉说着一个最朴素也最庄严的真理：所有对安宁的向往，所有为团聚的付出，最终都化作照亮归途的皓皓清辉，与点亮山河的万家灯火相融相守，永世长明。



资料图片